

“A is B”型概念隐喻的 台前与幕后认知对比研究*

——以“生活是一场旅行”为例

范振强

(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认知隐喻理论是隐喻研究的主流范式,它提出概念隐喻并将其表示为“A is B”格式(幕后认知),但语言层面我们也会说“A is B”格式的隐喻(台前认知)。针对这种格式隐喻的认知语用机制,概念隐喻理论和刻意性隐喻理论之间出现分歧,前者认为语言层面的隐喻可以依靠概念层面隐喻的激活便可理解,而后者则认为语言层面的“A is B”型隐喻是一种刻意性隐喻,其理解需要认知主体在线构建相似性。基于语料库,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以“生活是一场旅行”为例,对作为台前和幕后的隐喻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者在起源、识别、加工方式、语用效果等方面存在不同。分析结果有助于厘清概念隐喻理论和刻意性隐喻理论的分歧,也有望对语料库语言学和心理学实证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A is B”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认知语用机制;概念隐喻理论;刻意性隐喻理论

中图分类号: H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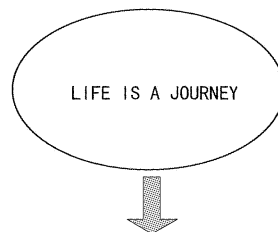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20)01-88-10

一、问题的提出

认知语言学家 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是当前隐喻认知研究的主流理论,把心智的具身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作为认知科学的三大发现^{①②}。CMT 提出,像 LIFE IS A JOURNEY 这样的概念隐喻都是无意识认知。同时,他们指出,CMT 既能解释常规隐喻,又能解释其新奇隐喻^③。也就是说,根据 CMT,无论是新奇隐喻还是常规隐喻的理解都需要在无意识中激活概念隐喻。例如(详见图 1):

这些语言层面的隐喻互相印证,呈现系统性,它



(1) She went through life with a good heart.
He knows where he is going in life.
I don't know which path to take.
He worked his way around many obstacles.
He made his way in life.
The he came to a point in his life where he had to make a difficult decision.
There were two paths open to him.
.....

图 1 概念隐喻及语言隐喻的关系

收稿日期: 2019-05-14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认知语用学视域下的刻意性隐喻研究”(项目编号: 16YJC740015)。

作者简介: 范振强(1980-),男,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们背后的概念隐喻是“生活是一场旅行”(LIFE IS A JOURNEY)。语言层面的隐喻理解必须依靠激活概念层面的常规隐喻。但 CMT 的隐喻研究存在如下的问题:

首先,概念隐喻理论对“A is B”型隐喻的解释力面临挑战。

如果仔细观察 Lakoff 等^[4]的专著中引用的例子不难发现,这些例子一般都不是“A is B”格式,CMT 只关心某些类型的隐喻(即目标域是在语言层面遁形的隐喻,如“KONWING IS SEEING”在语言上只出现源域“I don't see the main point of your argument of that paper”),而忽视了其他类型(相似性隐喻),即在语言层面源域和目标域同时显身的隐喻,如‘My job is a jail’)^⑤”^{[1]531}。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语言上表达出来的“A is B”型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见图 2),其理解需要依靠 CMT 所假设的概念层面的“A is B”型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吗?换言之,概念层面的“A is B”隐喻能解释语言层面的“A is B”隐喻吗?如果不能,两者的关系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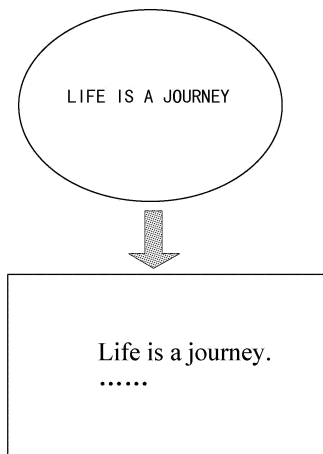


图 2 原形呈现的 A is B 型隐喻

其次,“A is B”型隐喻的认知加工机制面临争鸣。

随着隐喻认知研究的深入开展,又出现了“刻意性隐喻理论”(deliberate theory of metaphor, DMT)^⑥,被称为“升级版的当代隐喻理论”(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Now new and improved),并且在国际隐喻学界掀起了隐喻刻意性的大论辩^⑦。“在当前

有关隐喻在线激活机制的大论辩中,DMT 被认为是最具有挑战性的理论”^⑧。所谓刻意性隐喻指的是为了隐喻而隐喻的隐喻交际,发话者使用隐喻的目的就是让听话者必须通过甲事物来理解和认知乙事物,即甲事物的激活是理解乙事物的必要条件。例如莎翁的诗句“Shall I compare thou to a summer's day?”就是典型的隐喻刻意性用法,其他的刻意性隐喻包括明喻、博喻等。与 CMT 的直接激活观不同,DTM 认为刻意性隐喻的理解需要交际者在隐喻涉及的两个事物之间建立相似性。

就新奇的“A is B”型隐喻而言,CMT 和 DMT 都认为其理解需要激活源域,但 CMT 认为这是一种无意识激活,而 DMT 则相反。而在常规的“A is B”型隐喻上,两者出现了分歧。DMT 坚持认为所有的新奇隐喻(包括“A is B”格式)都是刻意性的,而常规的“A is B”格式隐喻分为两种情况:有些规约化的隐喻义已经成为主体心理词库的一部分,其理解无需激活字面义(源域)而直接通达隐喻义;第二种情况是有些常规隐喻需要激活依靠源域信息进行解读,这后一种解读方式即为刻意性解读^[2]。也就是说,DMT 认为第一种情况不属于 CMT 的解释范围,而第二种情况的“A is B”型隐喻的理解依靠在线构建相似性,也无需激活概念隐喻,DMT 这种对概念隐喻必要性的否认,成为 DMT 和 CMT 的争论焦点。问题是,常规“A is B”型隐喻的理解(如图 2 所示)到底是依靠激活基于共现性的概念隐喻还是在线构建基于相似性的类比机制?

最后,以往研究聚焦一条隐喻进行理论对比的研究相参考较少但存在先例。基于一条隐喻案例进行理论对比存在先例。例如,为了论证 CMT 的解释力和检验其在争鸣中的优势,认知隐喻学家 Kövecses^⑨利用一条隐喻(“This surgeon is a butcher.”)将 CMT 与多种其他隐喻理论进行了优势对比。但他的分析可能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脱离语境单纯分析隐喻句的认知机制,这种对语境和真实语料

的忽视导致对隐喻的研究游离于真实的交际。此外,只聚焦研究英语隐喻,忽视了汉语隐喻。

针对以上三个问题,针对 CMT 和 DMT 的争论焦点,本文以一条具体的汉语隐喻“生活是旅程”及其语料库中的表现为支撑,运用对比研究法,对直接以“原形式”在语言层面浮现出来的概念隐喻和以非原形式的用法进行对比,尝试细致论证其幕后认知机理。本文同时讨论这种区分对基于语料库语言学和实验心理的隐喻研究的启示。为了呈现真实的语境因素,除非特殊标注,本文所有语例均取自北京语言大学 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

二、台前隐喻认知和幕后隐喻认知

为了解决 CMT 和 DMT 的争论,可以用“台前隐喻认知”和“幕后隐喻认知”这对术语来区分原词原句呈现的概念隐喻和以其他语形呈现的概念隐喻。

首先,就定义而言,与前人的界定不同^⑨,本文的台前认知型隐喻指的是概念层面为“A is B”格式的隐喻在语言层面直接原格式呈现;反之,不按原格式出现的隐喻是幕后认知型隐喻。鉴于这种严格的直接隐喻在现实语料中很少出现,两类隐喻的界定和区分标准可以更宽泛些,即源域与目标域语言层面直接同时出现的隐喻称为台前隐喻;相反,源域和目标域不同时出现的隐喻称为幕后隐喻认知。根据该定义,语料库检索时以“生活是*旅行”为关键词检索。需要强调的是,在幕后隐喻中目标域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但指称源域的词本身一定不出现,而只出现与其相关的下位范畴事物,源域在语言层面的间接浮现是幕后隐喻的另一个关键特征,见图 3 和图 4。

前文图 1 中的隐喻属于幕后隐喻,虽然语言层面有时会出现目标域“life”(如 made his way in life),但大多数情况下,在语言层面只能看到源域的子范畴或局部范畴(如图 1 中的“way”“path”“point”等都是 JOURNEY 的局部范畴),源域本身不直接出现(比如“that’s food for thought”的概念隐喻是 IDEAS ARE FOOD)。这种只有与源域相关的成分在语言层面出现,而源域本

身不直接出现的隐喻,隐喻在幕后发挥作用,即为幕后隐喻,见图 4。与之相对,源域和目标域直接同时出现的隐喻被称为台前隐喻,例如明喻“Juliet is the sun”,莎翁的诗句“Shall compare thou to a summer’s day”也是典型的台前隐喻,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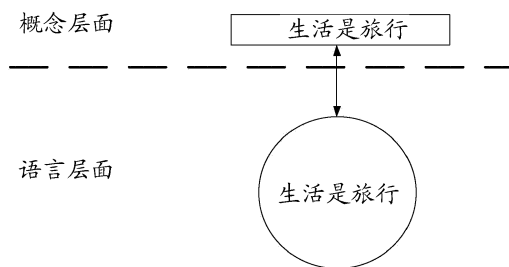


图 3 台前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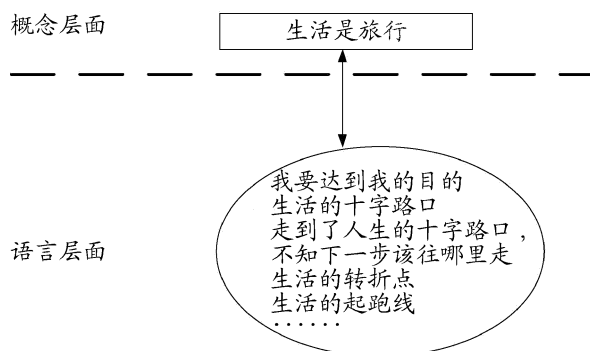


图 4 幕后隐喻

其次,幕后隐喻也可以理解为语言隐喻及其背后的概念隐喻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语言隐喻的理解依靠幕后的概念隐喻(表示为“A is B”)方能实现理解,而直接隐喻本身往往直接提到了两个认知域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直接理解。

“生活是一场旅行”既可以用作台前隐喻,也可以用作幕后隐喻。为了更好地区分,将幕后隐喻用中括号表示[生活是一场旅行]。英文中的 Life is a journey 在中文中,life 可以翻译为“人生”“生命”和“生活”,“journey”可以对应“旅行”“旅程”和“旅途”,下文为了阐述方便,用“生活是一场旅行”统括。

三、“生活是一场旅行”作为台前隐喻和幕后隐喻的区别

(一)起源不同

1. 幕后隐喻的起源

幕后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有着深刻的具身哲

学机理(embodiment)。该隐喻源自意象图式 SOURCE-PATH-GOAL 和初始隐喻 PURPOSES ARE DESTINATIONS。而意象图式隐喻和初始隐喻都直接源自人们的身体或生活经历,是人们对多种事件反复体验后获得的一种抽象概念表征,直接具有意义。

2. 台前隐喻的起源

“生活是一场旅行”是发话者根据当前交际需要,运用类比思维,选取一个事物作为源域,从中提取某些特征并将其与目标域事物进行类比,进而建立映射的过程。在为目标域“life”选取源域时,由于现存多个集体常规思维的概念隐喻可以利用,交际者可能直接在惯常认知[生活是一场旅行]的预置映射内直接选取映射点,但这种映射的选取跟图 1 不同,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刻意性选取,幕后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及其某个映射由于“生活是一场旅行”在语言上的“现形”(台前),而直接从无意识进入有意识,在短时记忆中得到加工。发话者甚至可以明确提到该特征,以起到强调作用。例如:

(2)任何幻想生活是某种罗曼蒂克的神秘旅行的人都是在自找倒霉,甘心受骗。

(3)生活是没有终点的旅行,爱旅行、爱风景。

(4)生活是没有终点的旅行,不要把时间都用来低落了,去相信,去微笑,去爱去恨,去闯去梦。

(5)生活是一场奔波的旅程,停不下的前进的脚步。

(6)生活是对人生旅途的考验与经历,充满着悲伤和喜悦,充满着自信和激情。

(7)生活是一种更奇妙的旅程,你的内心强悍和思维活跃会带你感知更多不曾遇到的惊喜。

(二)识别不同

1. 幕后隐喻的表现形式

幕后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是一种在集体长时记忆中表征的规约化映射。这种映射呈现出“系统性”,即幕后概念隐喻的映射都是多重映射,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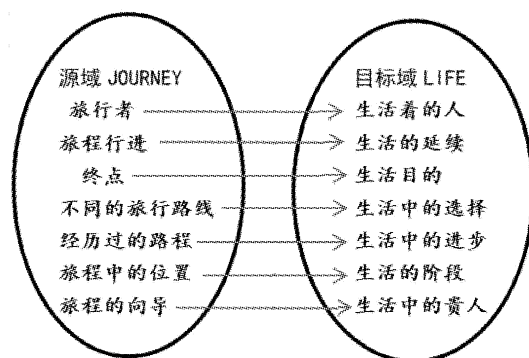


图 5 直接隐喻的表征

这些认知域之间的多重映射构成了隐喻的意义焦点(the meaning foci),概念隐喻的映射不是穷尽式的,而是“每一个源域都向目标域映射一些特定的意义焦点。这些意义焦点是约定俗成的固定映射,是社区所有成员达成的共识”^[3]。也就是说,根据 CMT,源域向目标域投射的成分并非任意的,而是语言社区所有成员共同认定的规约化概念内容。意义焦点代表了社区成员广泛共享的有关源域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是源域投射到多个目标域经常利用的映射成分,是源域的独特成分。在实际应用中,凡是涉及[生活是一场旅行]这些成分的隐喻通常是无意识的。例如:

(8)As we travel down life's path.(旅行者)

(9)He saw teaching as just a stopover on his way to bigger things(旅程位置)

(10)He's headed for great things.(旅程终点)

(11)If this doesn't work, I'll just try a different route.(旅行路线的选择)

(12)The wise woman showed him the way.(旅游向导)

(13)We've come a long way.(经历路程)

以上例子中的隐喻是幕后概念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在语言层面浮现出来的间接隐喻;同样,汉语中也存在类似的跟意义焦点对应的语言隐喻,如:

(14)他将把今晚这最后两个小时看作是他人人生旅程中的里程碑、转折点。(旅行位置)

(15)生活是前行的,谁也无法更改上天的旨意。

(旅行行进)

(16)生活是持续不断的前进和后退。你想做某一件事,可你又注定要去做另一件事。(经历过的路程)

(17)生活是不断前进的过程,你应该在此过程中保持流动,不断去发现自己、实现自己、升华自己。(旅行行进)

从上面的[生活是一场旅行]的表现形式不难看出,在语言层面表现出来的隐喻中,“生活”和“旅程”两个概念及各自所对应的词语在语言层面基本不同时出现。

2. 台前隐喻的表现形式

Sullivan^{[4]26}指出,英语中尽管在语言层面可以让两者同时出现(如“Her life has been one hell of a journey”),但这种共现在实际语篇中很少见。我们在BCC语料库中检索“X是一场Y”格式,X分别为“生活/生命/人生”,Y分别为“旅行/旅途/旅程”,仅得到一条检索结果,“没有地,怎能行车?水中没有船,如何航行?生活是一场旅行啊!请原谅,彼得·彼得罗维奇”,并且这条语料源自翻译过来的中文。

但是,在BCC中输入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的关键词“生活是*旅行”,共获得47个结果,除去重复的结果,剩12条。检索发现,汉语中[生活是一场旅行]中源域和目标域同时出现的频率并不高。示例如下:

(18)生活是一场奇幻旅行,虽然我们都有计划,却不知道下一站真正会遇到什么。

(19)生活是一场旅行,皆因有你陪伴,沿途风景才变得如此美丽。

(20)生活不是一场赛跑,生活是一场旅行,要懂得好好欣赏每一段的风景。

(21)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不要浪费时间去等待那些不愿与你携手同行的人。

(22)生活是一种方式的旅行,坚持向前走并且享受每一个单独的时刻。

(23)布鲁诺以后的生活是无休无止的旅行,想找个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安全的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却从未如愿。

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幕后概念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的原形“生活是一场旅行”在实际的语篇中基本不出现。其浮现于语言表层的台前隐喻表现出了较高的刻意性:首先,就隐喻本身结构而言,多数在“旅程/旅行/旅途”前面有形容词修饰,这些都是发话者刻意性的识别标记。其次,在上下文语境方面,(18)~(23)中几乎所有的台前隐喻后文都紧接一句解释说明的话,用来彰显两个认知域之间的相似性,这也是发话者为受话者理解交际意图避免误解的话语策略。最后,就语域而言,这些台前隐喻除了几条零星的特例,几乎所有的例子都出自微博。微博的博主为了吸粉,大多数情况下会对发布的短文进行有意识的深加工。作为一种书面交际,发话者有机会修改自己的文字,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和更高的点击率,这是一种容易带有刻意性的语境。

(三)加工方式不同

1. 幕后隐喻的加工过程

根据CMT,概念中的隐喻系统影响人们的推理,进而主导着人类行为和语言。如前所述,CMT的焦点意义理论更是具体地提出,概念隐喻并不是穷尽式映射,而是体现在核心映射上,称为意义焦点。意义焦点存在语言社团集体的潜意识中,可以解释语言层面的隐喻表达。这分为两种情况:

首先,一部分语言隐喻可以直接指称这些意义焦点,前者理解需要直接激活后者。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动化过程。如:

(24)Greta is making good progress toward her Ph.D degree.

(25)John has already reached several career goals.

(26)David ran into a rough patch trying to solve the difficult math problem.

(27)Sandra was completely stuck figuring out what

to do after her divorce.

上面四个隐喻句的理解需要激活[生活是一场旅行]这个幕后概念隐喻以及其意义焦点。具体而言,四个例子分别对应图 5 中的四个意义焦点,即旅行的“行进”“终点”“历程”和“位置”,由于这四个意义焦点是规约话的集体惯常思维,因此其激活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受话者在理解这些句子时,丝毫感觉不到幕后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的存在。汉语的例子如:

(28)它标志着江津市民离半小时到达重庆主城区核心区的目标越来越近。

(29)时间是最宝贵,树立目标,一直前进,别轻言放弃,把握自己想要的东西和想要珍惜的人。

(30)他为他这一生选择了这条道路,就一心扑在写作上。

(31)在困难面前,芳华人没有止步。

上面几个汉语隐喻的理解同样对应和激活[生活是一场旅行]概念隐喻的意义焦点,概念隐喻是此类语言隐喻的幕后无意识认知。

其次,“生活是一场旅行”概念隐喻也是源域焦点范围以外的语言隐喻背后的认知机制,不过此时的概念隐喻是一种有意识过程。以诗歌隐喻为例:

(32)In the middle of life's road,

I found myself in a dark wood. (Dante, Divine Comedy)

借助[生活是一场旅行]概念隐喻,读者可以获知,诗人但丁将人生的中年阶段比喻成旅途中的黑森林,进而推知诗歌喻指人生的迷茫和方向的迷失。莎士比亚也把人生喻为通向死亡的旅程:

(33)And all our yesterdays have lighted fools,

The way to dusty death. (Macbeth 5.5)

“诗人可以运用某些语言表达激活概念隐喻,尽管这样做不是一个自动化和常规化的过程。^[5]基本的概念隐喻不是诗人的原创,但他们可以对这些基本隐喻进行拓展、组合或凝练,从而使隐喻重新焕发

诗意。尽管诗歌背后的概念隐喻是基本的,但高度凝练的、含义丰富的诗歌需要我们付出努力才能理解^{[3]55},这需要意识的参与。例(32)和(33)中[生活是一场旅行]这条常规隐喻重新获得诗意,进入读者注意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超越了[生活是一场旅行]中约定俗成的核心映射(意义焦点),从源域中选择了非常规成分,运用类比思维,构建了新的映射,这是一种激活[生活是一场旅行]并构建相似性的过程,例(32)中的“黑森林”,例(33)中的“照亮路”都非焦点意义,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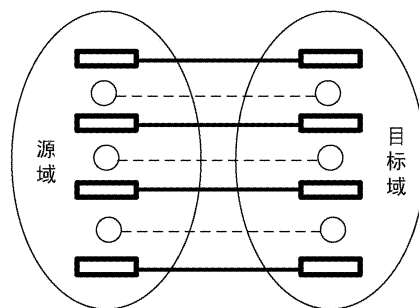


图 6 新成分的启用和临时相似性映射的建立

图 6 中粗线条表示焦点意义(基于经验共现),常规线条表示非常规非核心映射,虚线表示映射是一种临时构建(基于相似性),以区分被动激活。正是这种超常规成分和新类比的建立,重新唤醒了潜在在人们认知中的概念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使其踏上了“向死而生、死后方生的生命超越之旅”^[6],这是刻意性的隐喻运用。

(34)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这首诗中表面上看对应的是概念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的意义焦点(路线的选择),实际上,作者进行了刻意性发挥:约定俗成的意义焦点并未具体包括旅途是否是林中小路,也没有说明路上行人的多少,而这些新成分的引入使“生活是一场旅行”重新进入读者的意识,启发人运用旅途和人生之间的类比对人生进行哲思。

2. 台前隐喻的加工过程

基于自身独有的表现形式,台前隐喻[生活是一场旅行]是一种刻意性用法,涉及意识性,需要临时构建相似性。刻意性隐喻的使用恰恰是为了避开常规概念隐喻的意义焦点,在“生活”和“旅行”之间启用源域“旅行”中心的成分,并创造出新颖的相似性关系。例如:

(35)生活是没有终点的旅行,不要把时间都用来低落了,去相信,去微笑,去爱去恨,去闯去梦。

“生活是一场旅行”包括“生活的目的地是旅行的终点”这样一条公认的意义焦点,例(35)中的“a is b”语言隐喻将该焦点置于受众的注意中心,成为意识的加工对象,并加以否定,意在让人们习以为常的惯性思维进行重新审视,即在生活中,不要急于追求到达所谓的目的地,而要珍惜当下,做好该做的事情。其他体现隐喻刻意性和相似性的汉语例子有:

(36)生活是一场奔波的旅程,停不下的前进的脚步,疲惫,倦怠,需要休息。

(37)生活不是一场赛跑,生活是一场旅行,要懂得好好欣赏每一段的风景。

(38)新婚期的生活是一段充满暗礁的航程,因为缺少经验,一不小心就会触礁沉没。

(39)如果生活是单行道,就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见你;如果生活是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

例(36)在意义焦点之外引入新成分“奔波”,有意强调生活的忙碌,而例(37)则通过引入“风景”,刻意凸显应该享受生活。例(38)通过引入“暗礁”,特意彰显生活中隐藏的风险,而例(39)则通过刻画道路的车道数量,来描述如何选择与他人的具体生活方式。这些意义焦点之外、源域范围之内新成分的选取和新类比映射的建立,都是刻意性隐喻。

综上所述,也就是说,语言层面的台前隐喻“生活是*旅行”让概念层面的[生活是一场旅行]凸显出来,从无意识状态转换成有意识状态,进入主体注意力的焦点。汉语中两条表面形式相同的隐喻有着

不同的认知加工方式。

(四)语用效果不同

1. 幕后隐喻的语用效果

CMT提出的概念层面的[生活是一场旅行]是一种语言隐喻的幕后认知,它在意识之下运行,尤其是当语言隐喻是意义焦点时,比如,当使用“他们两人走不到一起,分手了”时,其隐喻性很难被觉察到。此时的语言隐喻是前景,概念隐喻是背景,谈话时交际双方的注意力集中于目标域,源域的映射信息仅起辅助作用。同时,由于映射和语言表达都是规约的,这在认知和交际中具有经济省力的语用效果。

焦点之外,源域之内的语言隐喻也是在[生活是一场旅行]这样一个常规思维认知下进行新成分的启用。虽然比选择焦点意义多了几分新奇,但因为依然是在规约认知范围以内的操作,是交际双方共享的集体认知方式,所以这会让说理在新颖生动的同时,又具有说服力,如例(32)~(34)。

2. 台前隐喻的语用效果

语言层面的“生活是*旅途,……”,往往选择非意义焦点成分,“旅途”前带有形容词修饰成分,或者后面跟具体说明相似点的文字说明,这三种刻意性标记方式都让概念隐喻本身进入主体的工作记忆,成为注意力的加工中心,主体有意识地必须透过源域来认知和交流有关目标域的信息。源域在工作记忆的相对深加工,成为交际双方共同的注意中心,可以直接服务于交际功能,比如源域内容可以为语言增添形象生动性,让人回味无穷;也可以用来制造讽刺幽默等交际效果,拉近人际关系;还可以用来作为论辩和批判策略。例如,“生活不是一场赛跑,生活是一场旅行,要懂得好好欣赏每一段的风景。”该隐喻是两种隐喻的博弈。再比如,当听到“每个人的人生就犹如一次次的旅行,每一次的旅行总会有个目的地”这样一个刻意性隐喻时,可以用隐喻“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进行回应,这种以子之矛攻子

之盾的论辩方式,用相同的源域作为交际的基础,体现了直接隐喻的交互主观性。^⑩

总之,语言中的“生活是一场旅行”是一种可以避旧求新的话语策略,可以追求特殊的语用交际效果。

四、结论与启示

(一)台前隐喻与幕后隐喻的关联

根据前面围绕“生活是一场旅行”的论述可以发现,台前隐喻和幕后隐喻在起源、表现形式、加工方式和语用效果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两者之间在加工方式方面有一定的关联,即,台前隐喻的加工虽然通常选取意义焦点外的成分,但这依然是在 LIFE IS A JOURNEY 这个常规概念隐喻的源域范围以内成分的提取;相比较那些不以 JOURNEY 为局限,其创新度低于 Lakoff 等人归纳的 Master metaphor list 列表以外的“A is B”隐喻,因此属于 CMT 的关注范围,可见 CMT 和 DMT 之间存在交叉,即便是同一条隐喻,其背后的认知机制需要区别对待。

(二)台前隐喻与幕后隐喻的不同点

本文以出现在 master metaphor list 列表上的“生活是旅程/旅行/旅途”为例证明,即便是 CMT 提出的概念隐喻 LIFE IS A JOURNEY,它作为幕后认知的激活方式有两种:第一,常规意义焦点的直接激活;第二,源域意义焦点以外成分的启用。但是,如果幕后的概念隐喻直接以接近原词原句的方式呈现在语言的台前(源域和目标域同时共现),那么由于这种隐喻的源域指称词前面有修饰成分,隐喻后面紧跟解释性的话语,这些语言隐喻从发话者角度而言是一种有意识的刻意性隐喻,从受话者角度而言,它们的理解机制不是预置意义焦点的激活,而是要求受话者在两个认知域之间建立相似性,而这些相似性的构建是超出了意义焦点以外源域成分的启用,也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

从 CMT 提出的隐喻认知方式来看,语言中普遍存在的“A is B”隐喻没有出现在 Lakoff 所列出的

Master metaphor 列表上面,如“人生就是与风浪搏斗的那双桨”“人生就是清晨冲出笼子的飞鸟”“人生就是那一缕无孔不入的风”“人生就是一桌供人享受的佳宴”等等,这些隐喻因为不是常规隐喻而都是刻意性隐喻,而不属于 CMT 的研究范围^⑪。我们需要具体例子具体分析,要区分直接激活的无意识隐喻认知和需要意识参与的刻意性隐喻交际,后者是传统修辞学和语用学关注的对象,在分析时需要引入交际主体、交际语境和交际效果才能获得全面和细致的解释。

(三)研究启示

本文得出的结论可以对隐喻的实证和应用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

首先,对隐喻的语料库研究的启示。我们不能一看到“A is B”型隐喻就将其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而置于 CMT 理论范式来解释。正如 McGlone^{[25]546}所强调的,大写的“A is B”和小写的“a is b”之间的区别即是概念映射(见图 5)和语言表达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翻译成汉语时由于大小写的缺失,更容易导致混淆,因此需要谨慎。如检索汉语的“生活/人生”隐喻时,应该刻意避开 Lakoff 的“metaphor master list”列表上的常规隐喻(如“旅程/旅途/旅行”),因为根据本文分析可知,这些用言语直接表达出来(“a is b”)的概念隐喻(“A is B”),是一种有意识的、刻意的在线构建相似性的认知心理过程,这区别于 CMT 所提出的隐喻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动化的被动激活过程。“生活是旅程/旅途/旅行”虽然在概念上是常规隐喻,但其在语言层面同形的隐喻并不常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Sullivan^{[4]26}在英语语料库中只找到一条“A is B”型隐喻,即“Her life has been one hell of a journey”。如前所述,“one hell of”是意义焦点外新成分,因此这是一条刻意性隐喻。

其次,对隐喻的心理学研究的启示。很多挑战 CMT 理论的实验所用的隐喻语料实际上并没有充分理解 CMT 对隐喻的定义。CMT 的概念隐喻实际

上指的是意义焦点,只有这些隐喻才是无意识的隐喻认知方式。当人们口头或书面直接说出“a is b”(台前隐喻)的时候,发话者激活的恰恰为了避开常规的意义焦点,即受话者在理解时不会有意识激活幕后隐喻。比如,McGlone^①在实验中让受试者对隐喻进行阐释,对这些阐释结果进行分析发现,都没有涉及跟旅途相关的特征。实际上这种结果的获得跟实验的隐喻类型有关,以“Our marriage was a roller-coaster ride.”为例。“Rollercoaster”(过山车)不是LIFE IS A JOURNEY的常规部分,更不属于LIFE IS A JOURNEY的意义焦点,而是一条刻意性隐喻。根据本文的分析,受话者会根据新成分选取相关特征,在线构建新的相似性,进而实现隐喻理解。所以实验发现,受试者给出的阐释包括“exciting”“frenetic”“stomach-churning”“there were good days and bad day”等,这些解释不关涉LIFE IS A JOURNEY。甚至在实验语例中刻意提到源域“旅程”时,比如“Our love is a voyage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受试者给出的阐释依然不能一致地指向旅程。因此该实验只部分证伪了CMT,但当时并没有给出正面解释。基于本文分析,我们认为,LIFE IS A JOURNEY的意义焦点中并没有具体说明是海路还是陆路,也没有说明终点是什么,而例子中的“voyage”是创造性地将路程具体化,“to the bottom of the sea”是新成分,点明了具体的旅途终点。这些都是意义焦点意义以外的成分,超出了CMT的解释范围,需要借助DMT或语用学理论得到一定解释。^②

总之,隐喻的台前与幕后之分是隐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都需要重视的重要变量。

注释:

①参见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②参见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③参见Lakoff G, &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67 - 72.

④参见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76.

⑤有研究显示,话语中出现的所有隐喻中,“A is B”或“A is like B”格式隐喻占比不超过5%。参见Gibbs, R. W. *Metaphor Wars: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Human Lif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76.

⑥参见Steen, G. *The Paradox of Metaphor: Why We Need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for Metaphor* [J]. *Metaphor & Symbol*, 2008 (4): 213 - 241.

Steen,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Now New and Improved!* [C]//González-García, F., Sandra Pea Cervel, M., & Pérez Hernández, L. *Metaphor and Metonymy Revisited Beyond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27 - 65.

Steen, G. J.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Basic Assumptions, Main Tenets, Urgent Issues* [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17(1): 1 - 24.

Cuccio, V. *Attention to Metaphor* [M]. Amsterdam: Johnson Benjamins, 2018.

范振强, 马瑞洁. 交互主观性视域下刻意性隐喻的认知语用机制新解[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 154 - 161.

范振强, 郭雅欣. 刻意性隐喻理论视域下混喻的三维认知模式构建[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 151 - 158.

⑦参见Gibbs, R. W. & E. Chen. *Taking Metaphor Studies Back to the Stone Age: A Reply to Xu, Zhang, and Wu* [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17(14): 117 - 124.

Xu, C., C. Zhang. & Y. Wu. *Enlarging the Scope of Metaphor Studie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6(3): 439 - 447.

Hampe, B. *Metaphor: Embodied Cognition and Discourse*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 - 30.

⑧参见Kvecses, Z.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etaphor Theory: Are*

the New Views Rival Ones? [J].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1(1): 11 - 25.

⑨参见黄华新,杨小龙. 隐喻理解的台前认知与幕后推理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3(7): 104 - 108.

⑩参见范振强,郭雅欣. 交互主观性视域下概念隐喻的认知语用机制新解[J]. *当代外语研究*, 2019(2): 70 - 82.

⑪参见范振强. 论隐喻理论构建的参照维度及连续统一以“A is B”型隐喻为例 [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78 - 89.

⑫参见 McGlone, M. S. *Conceptual Metaphors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Food for Thought?*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6(35): 544 - 565.

⑬参见范振强. 关联理论视域下的隐喻研究: 问题与展望 [J]. *外语学刊*, 2019(2): 15 - 20.

现性还是相似性 [J].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18(5): 32 - 42.

[2] Steen, G. J. *Attention to Metaphor: Where Embodied Cogni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Can Meet, but May Not Often Do So* [C]// Hampe, B. *Metaphor: Embodied Cognition and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88.

[3] Kvecses, Z.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8.

[4] Sullivan, K. *Mixed Metaphors: Their Use and Abuse* [M].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5] Lakoff G, &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07.

[6] 莫嘉琳. 向死而生的隐喻: 隐喻性终结后的叙事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VII.

(责任编辑: 刘晓红)

参考文献:

[1] 范振强, 郭雅欣. 概念隐喻新类型中的认知机制探讨: 共

A Contrastive Study Between Frontstage and Backstage Metaphor Cognition of “A is B”

—Taking “Life is a Journey” as an Example

FAN Zhenq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 is the mainstream paradigm of metaphor research. It proposes the notion of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expresses it as “A is B” format (backstage cognition). But at the language level, we also say metaphor in A is B format (frontstage cognition). There is a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cognitive pragmatic mechanisms concerning metaphor of this format: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and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The former believes that language-level metaphor can be understood by the activation of conceptual-level metaphor; while the latter considers “A is B” metaphor is a deliberate metaphor whose understanding requires the online construction of similarity. Using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taking “life is a journey” as an example,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ontstage and backstage metaphors reveals that the two differ in terms of origin, recognition, processing methods, pragmatic effects, etc.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help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and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 and also hope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metaphor, e. g. corpus linguistics and psycholinguistics.

Key words: A is B metaphor; Life is a journey; cognitive-pragmatic mechanism;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deliberate metaphor theory